



乡村花事

□文猛

写在乡村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乡村文章，乡村花事占据着绝对大的版面。

很长很长的时光格上，乡村的眼光总是深情地投向庄稼花，几乎没有去望过那些庄稼花之外的乡村花事。

在乡村舞台上，最先登场的是油菜花，它是庄稼花中的名门望族，开得最恣意、最热烈。或成块成片，汇聚成气势宏大的黄金方阵，浩浩荡荡，绵延不绝。除了伟大、壮观这些灿烂的词，面对那片金黄，我们唯一能表达的只有“啊”字，就连这个“啊”也会被浩大的金黄堵在喉咙。或一方田一块地，插叙在麦田之中，为麦浪翻浪镶上一道道春天的金边。

紧随油菜花的是胡豆花和豌豆花。这是庄稼花中的孪生姊妹，开得温婉雅致，楚楚动人，粉白、浅红、淡紫，算是庄稼花中的小资，每一朵看上去都像对着镜子有过精心的描画。

小麦和水稻是庄稼花中的主角，尽管它们不是一个时段出场，但是它们的花事很是相同，静静地开，静静地谢，你不凑近每一株禾苗，是看不见麦花和稻花的，连乡村同样微小的蜂啊、蝶啊，都懒得去亲近这些细碎的花。只有乡村的农人，在小麦和水稻扬花的时节，心神不宁地望着天空田野，担忧突然的风雨吹落渺小的麦花稻花，吹落谋划了一年的收成。诗人说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。”对麦花香、稻花香，我们也只能说：真正能够

看懂它们的，只有乡村的农人，他们才能听懂庄稼花开的声音。

庄稼花的另一个主角是玉米花。玉米花跟着小麦花的脚步，开在玉米树的顶端，所以，乡村把玉米开花叫“出天花”“出顶花”。

走进乡村视野的还有雪白的芝麻花、紫红的豆花、金黄的南瓜花、淡黄的西红柿花、映日别样红的荷花、灿烂的向日葵花。芝麻色过年的汤圆，大豆做豆腐，南瓜莲藕也当粮。向日葵尽管只是饭前饭后的闲话，但是迎着太阳开放，满满的金黄，满满的喜庆，满满的光芒。

事实上，乡村大地上还开满了比庄稼花更多的花，所有的花都在寻找自己花开的季节——桃花、李花、杏花、桐子花、槐花、杜鹃花、兰花、鸡冠花、蒲公英花、水仙花、百合花、牡丹花、菊花、腊梅花、红火辣……你花开罢我登场，开满乡村所有的季节、所有的山野。没有人去张罗它们的长势，没有人去关注它们的收成。

所以，乡村看花，那是很实用主义的，那是乡村的一日三餐，那是身上的温饱，在乡村的视野，大地上只有一种植物，它们的名字叫庄稼，庄稼之上是生活和生存。

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村庄来了一个城里女知青。早出工晚收工的时候，乡亲们发现那些长在山林中、田埂

上、地角边、小溪旁的杜鹃花、牡丹花、兰花、水仙花、百合花，一束束长在女知青的怀抱，长在女知青的窗台上、大门旁、小院中。当那些野花集束式地走进乡亲们的视野，大家发现这些野花香气四溢，直香得人心亮堂堂的。从那以后，在山林、在山坡、在溪边，乡亲们开始有了一双看花的眼睛，有了一双采花的手，捧回村里，放在女知青的小院中……

后来，女知青回城啦，离开村庄那天，乡亲们送来鸡蛋、腊肉、香肠、汤圆，恨不得把每家最好的东西都让女知青带走。女知青哭着谢绝所有的礼物，捧走一盆杜鹃花——在我们乡村，那花叫映山红！

尔后，乡村的花事回到庄稼花的时光。

2015年，女知青又回到我们村庄，带着一张很大的图纸，图纸上不仅有我们的村庄，还有周围七八个村庄。女知青带着乡亲们在山坡上种李花，在水田里种荷花，在河谷种槐花，在山林种映山红和红火辣。曾经长满庄稼的乡村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，种花、酿蜜、摘果，农事变成花事。三月李花节，五月槐花节，杜鹃节，六月荷花节……呼唤着城里的人们。乡村有了比庄稼花更饱满的收成，乡村有了庄稼花之外更幸福的花事——

“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……”花开乡村，乡村如歌。



王加喜 摄

念亲恩

思念的路

□陈世会

在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，那条外婆走过无数次的路上，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。但那个小小的身影，却总走在我的记忆里。她背着背篓，弓着腰，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，似远似近，缠绕脑海。撑起记忆的风帆，那些有外婆的时光，成为了温暖而忧伤的回忆。

最初的画面是外婆背着我上镇赶集的情景。不到一米宽的乡村烂泥路，坑坑洼洼。我趴在外婆背上见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滑溜溜的小路上，还几次险些摔倒，我认为那是很好玩的事，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。这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，外婆带着我走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什么时候能把这条路修好点哦。”外婆经常念叨。夜里，她总是怀着喜悦参半的心情，一边整理着当天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得来的农货，一边在心里祈盼着不要下雨，耽误了进城可就卖不出好价钱了。

虽然路不好走，但是外婆还是隔三差五

就背上一箩筐东西去镇上卖：有自己种的红薯、土豆，也有在坡上挖的折耳根、麻芋子……凡是能卖钱的，在外婆看来都是宝贝。她那双长满老茧、经常红肿着、还裂着口子的双手印着生活的艰辛。

那年我10岁，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外婆把我接回家。外婆家日子紧巴，加上舅舅沉迷赌博负债累累，家里大小开支都靠外婆务农和外公到镇上做小工赚钱支撑。在那个缺衣少穿的艰苦年代，原本日子就过得很辛苦，这下又多了我一张嘴，家里气氛不太和谐。一天，我离家出走了，但也不知道去哪里，走累了，就蹲坐在路边玩泥巴。隐约听到有人在叫我，抬头看见外婆：“会儿，回家吧。”我望着外婆，眼泪就扑扑地掉。突然感觉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我起身站起来，才发现外婆凌乱的短发飘在疲惫的脸上，额头还渗着血。她似乎才意识到，用衣袖擦了擦额头，急忙解释说：“在路上摔了一跤，不碍事儿。”外

婆拉着我的手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偷偷抹眼泪。有外婆在，真好！

光阴如白驹过隙，乡间小路加宽了，路面还铺了些碎石，烂泥路不见了踪影。外婆常常会带着她的“宝贝”去镇上卖，即使饥肠辘辘，她也舍不得吃一碗面或是买个包子。一年又一年，她攒了些钱修了几间土坯房，日子总算是一天天地好起来了。“以前吃都吃不饱，没想到现在的生活这么好。”外婆乐呵呵地感叹着，似乎在在与以前贫穷而又艰苦的日子告别。

在我上大学那天，她悄悄塞给我一些钱，那些钱她攒了很久，沾着一股霉味，微微被浸湿，软软的。

上了大学后，我很少回家，直到得知外婆重病的信息。我慌忙赶回家，看着无比虚弱和消瘦的她，忽然惊觉，成年累月艰苦劳作的外婆像一棵随时会倒下的老树般苍老。“别担心，现在国家政策好啊，有农村医保，治病不

用愁。”外婆显得有些高兴，继续说道：“听说我们乡下的土地被承包了，还能分到一点钱。”我不说话，无声地掉泪。

那年，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，村里种起了千亩桃林，昔日荒山变青山。外婆开心地拉着我去看桃林：“要是这条路修好了，通了车，我就能坐车去镇上赶集了。”我走在前面，回头望见外婆拄着拐杖，走路有点跛，慢慢地跟在我后面。

60年的辛苦与操劳，为丈夫、为儿女、为孙辈们，外婆从没有休息过一天。外婆的爱，悄无声息、润物无声，终究像一条不知名的河，流走了。

如今，大足区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重要指示，外婆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路终于修好了！

夜幕里，我走在这条崭新的乡村公路，想着外婆驼背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，然后渐渐变成一个小影子。感觉依旧，恍如昨日。

巴山语

沐心海

归家

□青 栀

放假回家，难得闲散，与乡友小聚，甚是欢喜。现在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稍不注意，从前的大人们就慢慢变老了，而我们的步子却越迈越大，时光太匆匆，我们步履不停，所幸还能在这片土地相聚。

我家卧在山腰一角，站在楼下坡道上，可以俯瞰整个小城，山下便是长江，远远便能看见游弋于江面的小船，和架在江面上的彩虹桥。所谓彩虹桥，只是夜晚会闪耀五颜六色的灯光罢了。这里，白天平淡无奇，晚上却很惊艳，群山之间，满城灯火，辉映了一池江水，照拂了一方土地。

假期的日子，总是过得比较快，转眼就是七月，夏天猝不及防地闯入，大地瞬间热火起来。吃过晚饭，准备外出散步。下楼时，一抬头，见到对面张爷爷家的窗户上盛放着零零星星几朵红艳艳的三角梅，心里一亮，站在楼梯间看了许久，待母亲一声呼唤，才移开脚步，往楼下奔去。

楼下坡道上，长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，树下常年坐着几位唠嗑的老奶奶，老远都能听见一阵阵地此起彼伏的笑声。可唯有张奶奶默不作声，远远蹲在一旁，兀自侍弄着树旁的一盆盆瓜果蔬菜。我踩着小碎步，悄悄靠近张奶奶，只见她手拿一把小挖锄，正露出杂草，疏松泥土，她的额头冒出了微汗，任由老花眼镜滑到鼻梁，那股认真劲儿还真是一如当年。我轻轻拍了拍张奶奶的肩膀，她才抬眼，看到是我，眉眼便笑开了，接着我说：“小鬼头，回来啦！”我应声道：“回来看看您老

呢。”“哦？这不是张爷爷种的葱花吗？长得可真好！”“是啊，你张爷爷现在腿脚不便，可难为我这一把老骨头来捣鼓呀。”张奶奶边说边捶打着腰背，嘴上却是乐滋滋的，“这可是你张爷爷的宝贝儿呀。”张爷爷自退休后，最爱的便是他那一盆盆瓜果蔬菜，坡道上的土壤贫瘠，他就端来一个个大瓷盆，挖来沃土，把种子搬进去，天天盼着嫩芽冒出来，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，张爷爷时不时就会去摸摸它们，我老打趣道：“您老可别拔苗助长哈。”张爷爷连连摆手说：“没有没有，我是在给它打气，可要好好长大啊。”我捧腹大笑，给张爷爷竖起大拇指。看着被风吹得摇头晃脑的菜苗，我也怀揣着期待。

一晃多年，张爷爷年纪越来越大，不大能走了，可还心心念念着自己的菜苗，千叮万嘱咐让张奶奶一定要照顾好，张奶奶虽然嘴上抱怨两句，却也照料得极好。蔬菜瓜果成熟后，张奶奶总会把满满的收获分享给街坊邻居，大伙也跟着乐呵：“张老头养的‘大头娃娃’又长大啦，我们也跟着享福哦。”听得张爷爷张奶奶哈哈大笑，我想这其中自有劳作的快乐，也有分享的快乐吧。

夜色渐暗，热气开始消散，小城灯火通明。像往常一样，我们坐在坡道的石凳上乘凉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家常，邻家小孩洗完作业也出来闹腾了，老人们诉说当年趣事，也不忘逗弄孩童，又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响彻山间。这返天真真的画面，一如儿时美好，闲适恬淡的生活，也莫过于此了。

经过一场夏季的暴雨洗礼之后，小城外圈的远山一下子就眉目清楚起来；树木仿佛陡然茂盛，山色也就一下子浓郁了。眺望远山，是我的一种爱好。遥望远方的山，心中总会产生一种丰富的体验，总会有缕缕思绪如山岚、如晨雾一般缭绕。

山，站得远远的，以一种一成不变而又瞬息万变的远影，营造着无数悬念与想象。古往今来，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位，远山是人眼在远方的重要参照物，也是隐隐约约地对人心扬起的一种远方的呼唤。“山的那面有什么？”这是个永恒的提问。千百年来，远山，曾经勾起多少向往与惆怅，忧伤与愉悦，执着着与超越……

山在远方，山是我们的目光在远方的一种依恋与归宿。从小到大，远方，那些绰绰约约的山影，像一个个永恒的象征，总会使我产生片刻的凝神，且获得一些闪闪烁烁的情怀、星星点点的思想。

我看山，山也在看我；我走向山，其实山也在走向我。我们上山、下山，再上山、再下山。一个人

即使不曾登临过自然界的山，但他一定翻越过不少生活中的山。在现实生活攀登过后，那些有形无形的山，有时就成为一个惊叹号，成为一座纪念碑，成为一道挡风的墙，成为一只将我们举向高处的奇异之手。

人生，总是从不同的方位，在不同的领域，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远方，走向远方的山。近与远，高与低，现实与梦想，总是在不停地交替与转换。不仅仅是自然界有山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也有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，也有“这山看到那山高”。有了看山的感悟，便会产生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觉醒；有了登山 的痛苦，才有登顶的愉悦。在这种转换之中，人生就有了波澜，因此变得充实而富丽。于是，我们的个人史便拥有了一些难忘的篇章。

当然，人不能总是望远，没有眼下的努力与踏踏实实的前行，远山也就仅仅是一种固体的矗立。远山看罢，还要努力回归自己的生活，还要将远山赠予的启迪融汇到生活中去。于是就认为：远近互为前提，远近当有机融合，只拥有切近很可悲，只拥有遥远很可笑。

雨后看山

□周丁力

它被金色的阳光温暖过
被绽放的花朵芬芳过
被高高的白云注视过
被清澈的湖水涤荡过

这首诗
带着许多美好的事物
正在向我赶来

心花开了

□王谢冬

站在山顶
蓝天是我们的背景
白云在头上
开出一朵朵花

阳光偶尔从云中穿出
照出我们的影子成双成对

春风从四面八方涌来
吹开桃花
吹开梨花
也吹开了我们的心花

一首诗正在赶来的路上(外一首)